

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

〈庚辰本此回无题。〉

【蒙回前诗：彩笔辉光若转环，情心魔态几千般。写成浓淡兼深浅，活现痴人恋恋间。】

话说贾妃回宫，次日见驾谢恩，并回奏归省之事，龙颜甚悦，又发内帑彩缎金银等物，以赐贾政及各椒房等员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补还一句，细。方见省亲不独贾家一门是也。】不必细说。

且说荣宁二府中连日用尽心力，真是人人力倦，各各神疲，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。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，别人或可偷安躲静，独他是不能脱得的；二则本性要强，不肯落人褒贬，只扎挣着与无事的人一样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伏下病源。】第一个宝玉是极无事最闲暇的。偏这日一早，袭人的母亲又亲来回过贾母，接袭人家去吃年茶，晚间才得回来。

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一回一回各生机轴，总在人意想之外。】因此，宝玉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写出正月光景。】正在房内顽的没兴头，忽见丫头们来回说：“东府珍大爷来请过去看戏、放花灯。”宝玉听了，便命换衣裳。才要去时，忽又有贾妃赐出糖蒸酥酪来；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总是新正妙景。】宝玉想上次袭人喜吃此物，便命留与袭人了。自己回过贾母，过去看戏。

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《丁郎认父》、《黄伯央大摆阴魂阵》，更有《孙行者大闹天宫》、《姜子牙斩将封神》等类的戏文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真真热闹。】倏尔神鬼乱出，忽又妖魔毕露，甚至于扬幡过会，号佛行香，锣鼓喊叫之声闻于巷外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形容刻薄之至，弋阳腔能事毕矣。阅至

此则有如耳内喧哗、目中离乱，后文至隔墙闻“袅晴丝”数曲，则有如魂随笛转、魄逐歌销。形容一事，一事毕肖，石头是第一能手矣。】满街之人个个都赞：“好热闹戏，别人家断不能有的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必有之言。】宝玉见那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，只略坐了一坐，便走开各处闲耍。先是进内去和尤氏和丫鬟姬妾说笑了一回，便出二门来。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戏，遂也不曾照管。贾珍、贾琏、薛蟠等只顾猜枚行令，百般作乐，也不理论，纵一时不见他在座，只道在里边去了，故也不问。至于跟宝玉的小厮们，那年纪大些的，知宝玉这一来了，必是晚上才散，因此偷空也有去会赌的，也有往亲友家去吃年茶的，更有或嫖或饮，都私散了，待晚间再来；那些小的，都钻进戏房里瞧热闹去了。

宝玉见一个人没有，因想“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，名……，〈按：此处有缺文。〉内曾挂著一轴美人，极画的得神。今日这般热闹，想那里自然……

〈按：此处有缺文。〉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，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。”

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极不通极胡说中写出绝代情痴，宜乎众人谓之痴傻。】【蒙侧批：天生一段痴情，所谓“情不情”也。】想着，便往书房里来。刚到窗前，闻得房内有呻吟之韵。宝玉倒唬了一跳：敢是美人活了不成？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又带出小儿心意，一丝不落。】乃乍著胆子，舔破窗纸，向内一看，那轴美人却不曾活，却是茗烟按著一个女孩子，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。宝玉禁不住大叫：“了不得！”一脚踹进门去，将那两个唬开了，抖衣而颤。

茗烟见是宝玉，忙跪求不迭。宝玉道：“青天白日，这是怎么说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开口便好。】珍大爷知道，你是死是活？”一面看那丫头，虽不标致，倒还白净，些微亦动人处，羞的面红耳赤，低首无言。宝玉跺脚道：“还不快跑！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等搜神夺魄至神至妙处只在囫囵不解处得。】一语提醒了那丫头，飞也似去了。宝玉又赶出去，叫道：“你别

怕，我是不告诉人的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活宝玉，移之他人不可。】急的茗烟在后叫：“祖宗，这是分明告诉人了！”宝玉因问：“那丫头十几岁了？”茗烟道：“大不过十六七岁了。”宝玉道：“连他的岁属也不问问，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。可见他白认得你了。可怜，可怜！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按此书中写一宝玉，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，实未目曾亲睹者。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，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，不独不曾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，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。于颦儿处更为甚。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，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，合目思之，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，移至第二人万不可，亦不成文字矣。余阅《石头记》中至奇至妙之文，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中，其誓词雅迷酒令奇衣奇食奇玩等类固他书中未能，然在此书中评之，犹为二著。】又问：“名字叫什么？”茗烟大笑道：“若说出名字来话长，真真新鲜奇文，竟是写不出来的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若都写得出来，何以见此书中之妙？脂砚。】据他说，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一个梦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又一个梦，只是随手成趣耳。】梦见得了一匹锦，上面是五色富贵万不断头的花样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千奇百怪之想，所谓“牛溲马渤皆至乐也，鱼鸟昆虫皆妙文也”，天地间无一物不是妙物，无一物不可成文，但在人意舍取耳。此皆信手拈来随笔成趣，大游戏、大慧悟、大解脱之妙文也。】所以他的名字叫作万儿。”宝玉听了笑道：“真也新奇，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。”说著，沉思一会。

茗烟因问：“二爷为何不看这样的好戏？”宝玉道：“看了半日，怪烦的，出来逛逛，就遇见你们了。这会子作什么呢？”茗烟嘻嘻笑道：“这会子没人知道，我悄悄的引二爷往城外逛逛去，一会子再往这里来，他们就知道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茗烟此时只要掩饰方才之过，故设此以悦宝玉之心。】宝玉道：“不好，仔细花子拐了去。便是他们知道了，又闹大了，

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，还可就来。”茗烟道：“熟近地方，谁家可去？这却难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依我的主意，咱们竟找你花大姐姐去，瞧他在家作什么呢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！宝玉心中早安著这著，但恐茗烟不肯引去耳。恰遇茗烟私行淫媾，为宝玉所胁，故以城外引以悦其心，宝玉始悦，出往花家去。非茗烟适有罪所胁，万不敢如此私引出外。别家子弟尚不敢私出，况宝玉哉？况茗烟哉？文字著楔细甚。】茗烟笑道：“好，好！倒忘了他家。”又道：“若他们知道了，说我引著二爷胡走，要打我呢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必不可少之语。】宝玉笑道：“有我呢。”茗烟听说，拉了马，二人从后门就走了。

幸而袭人家不远，不过一半里路程，展眼已到门前。茗烟先进去叫袭人之兄花自芳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随姓成名，随手成文。】此时袭人之母接了袭人与几个外甥女儿、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一树干枝，一源万派，无意随手，伏脉千里。】几个侄女儿来家，正吃果茶。听见外面有人叫“花大哥”，花自芳忙出去看时，见是他主仆两个，唬的惊疑不止，连忙抱下宝玉来，至院内嚷道：“宝二爷来了！”别人听见还可，袭人听了，也不知为何，忙跑出来迎著宝玉，一把拉着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怪闷的，来瞧瞧你作什么呢。”袭人听了，才放下心来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精细周到。】嘻了一声，笑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转至“笑”字，妙甚！】道：“你也忒胡闹了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该说，说得是。】可作什么来呢！”一面又问茗烟：“还有谁跟来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细。】茗烟笑道：“别人都不知道，就只我们两个。”袭人听了，复又惊慌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是必有之神理，非特故作顿挫。】说道：“这还了得！倘或碰见了人，或是遇见了老爷，街上人挤车碰，马轿纷纷的，若有个闪失，也是顽得的！你们的胆子比斗还大。都是茗烟调唆的，回去我定告诉嬷嬷们打你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该说，说得更 是。】茗烟撇了嘴道：“二爷骂着打着，叫我引了来，这会子推到我身上。

我说别来罢，不然我们还去罢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茗烟贼。】花自芳忙劝：“罢了，已是来了，也不用多说了。只是茅檐草舍，又窄又脏，爷怎么坐呢？”

袭人之母也早迎了出来。袭人拉着宝玉进去。宝玉见房中三五个女孩儿，见他进来，都低了头，羞惭惭的。花自芳母子两个百般怕宝玉冷，又让他上炕，又忙另摆果桌，又忙倒好茶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连用三“又”字，上文一个，百般神理活现。】袭人笑道：“你们不用白忙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！不写袭卿，正是忙之至。若一写袭人忙，便是庸俗小派了。】我自然知道。果子也不用摆，也不敢乱给东西吃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如此至微至小中便带出家常情，他书写不及此。】一面说，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一个炕上，宝玉坐了；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，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来，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，仍盖好，放与宝玉怀内；然后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，送与宝玉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用四“自己”字，写得宝袭二人素日如何亲洽如何尊荣，此时一盘托出。盖素日身居侯府绮罗锦绣之中，其安富尊荣之宝玉亲密浹洽勤慎委婉之袭人，是分所应当不必写者也。今于此一补，更见二人平素之情意，且暗透此回中所有母女兄长欲为赎身角口等未到之过文。】彼时他母兄已是忙另齐齐整整摆上一桌子果品来。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，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后数十回“寒冬噎酸虀，雪夜围破毡”等处对看，可为后生过分之戒。叹叹！】因笑道：“既来了，没有空去之理，好歹尝一点儿，也是来我家一趟。”

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得意之态，是才与母兄较争以后之神理。最细。】说著，便拈了几个松子穰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唯此品稍可一拈，别品便大错了。】吹去细皮，用手帕托著送与宝玉。

宝玉看见袭人两眼微红，粉光融滑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八字画出一才收泪之女儿，是好形容，切实宝玉眼中意中。】因悄问袭人：“好好的哭什

么？”袭人笑道：“何尝哭，才迷了眼揉的。”因此便遮掩过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伏下后文所补未到多少文字。】当下宝玉穿着大红金蟒狐腋箭袖，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。袭人道：“你特为往这里来又换新服，他们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指晴雯麝月等。】就不问你往那去的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必有是问。阅此则又笑尽小说中无故家常穿红挂绿绮绣绫罗等语，自谓是富贵语，究竟反是寒酸话。】宝玉笑道：“珍大哥那里去看戏换的。”袭人点头。又道：“坐一坐就回去罢，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就家去才好呢，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生受，切己之事。】袭人悄笑道：“悄悄的，叫他们听着什么意思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想见二人来日情常。】一面又伸手从宝玉项上将通灵玉摘了下来，向他姊妹们笑道：“你们见识见识。时常说起来都当希罕，恨不能一见，今儿可尽力瞧了。再瞧什么希罕物儿，也不过是这么个东西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行文至此，固好看之极，且勿论按此言固是袭人得意之话，盖言你等所稀罕不得一见之宝我却常守常见视为平物。然余今窥其用意之旨，则是作者借此正为贬玉原非大观者也。】说毕，递与他们传看了一遍，仍与宝玉挂好。【庚辰眉批：自“一把拉住”至此诸形景动作，袭卿有意微露锋芒，轩中隐事也。】又命他哥哥去或雇一乘小轿，或雇一辆小车，送宝玉回去。花自芳道：“有我送去，骑马也不妨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只知保重耳。】袭人道：“不为不妨，为的是碰见人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细极！】

花自芳忙去雇了一顶小轿来，众人也不敢相留，只得送宝玉出去。袭人又抓果子与茗烟，又把些钱与他买花炮放，教他：“不可告诉人，连你也有不是。”一直送宝玉至门前，看着上轿，放下轿帘。花、茗二人牵马跟随。来至宁府街，茗烟命住轿，向花自芳道：“须等我同二爷还到东府里混一混，才过去的，不然后人家就疑惑了。”花自芳听说有理，忙将宝玉抱出轿来，送上马去。宝玉笑说：“倒难为你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公子口气。】于

是仍进后门来。俱不在话下。

却说宝玉自出了门，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越发恣意的顽笑，也有赶围棋的，也有掷骰抹牌的，磕了一地瓜子皮。偏奶母李嬷嬷拄拐进来请安，瞧瞧宝玉，见宝玉不在家，丫鬟们只顾玩闹，十分看不过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人人都看不过，独宝玉看得过。】因叹道：“只从我出去了，不大进来，你们越发没了样儿了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说得是，原该说。】别的妈妈们越不敢说你们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补得好！宝玉虽不吃乳，岂无伴从之媪妯哉？】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——照见人家，照不见自家的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用俗语入妙。】只知嫌人家脏，这是他的屋子，由着你们糟蹋，越不成体统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所以为今古未有之一宝玉。】这些丫头们明知宝玉不讲究这些，二则李嬷嬷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调侃入微，妙妙！】如今管不着他们。因此只顾顽，并不理他。那李嬷嬷还只管问“宝玉如今一顿吃多少饭”、“什么时候睡觉”等语。丫头们总胡乱答应。有的说：“好一个讨厌的老货！”【庚辰侧批：实在有的。】

李嬷嬷又问道：“这盖碗里是酥酪，怎不送与我去？我就吃了罢”说毕，拿匙就吃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写龙钟奶母，便是龙钟奶母。】一个丫头道：“快别动！那是说了给袭人留着的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过下无痕。】回来又惹气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照应茜雪枫露茶前案。】你老人家自己承认，别带累我们受气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这等话语声口，必是晴雯无疑。】李嬷嬷听了，又气又愧，便说道：“我不信他这样坏了。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，就是再比这个值钱的，也是应该的。难道待袭人比我还重？难道他不想想怎么长大了？我的血变的奶，吃的长这么大，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，他就生气了？我偏吃了，看怎么样！你们看袭人不知怎样，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，什么阿物儿！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是暂委屈唐突袭卿，然亦怨不得李媪。】一面说，一面赌气将酥酪吃尽。又一丫头笑道：“他们不会说话，怨

不得你老人家生气。宝玉还时常送东西孝敬你老去，岂有为这个不自在的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听这声口，必是麝月无疑。】李嬷嬷道：“你们也不必妆狐媚子哄我，打量上次为茶撵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照应前文，又用一“撵”，屈杀宝玉，然在李媪心中口中毕肖。】明儿有了不是，我再来领！”说著，赌气去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过至下回。】

少时，宝玉回来，命人去接袭人。只见晴雯躺在床上不动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娇态已惯。】宝玉因问：“敢是病了？再不然输了？”秋纹道：“他倒是赢的。谁知李老奶奶来了，混输了，他气的睡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别和他一般见识，由他去就是了。”说著，袭人已来，彼此相见。袭人又问宝玉何处吃饭，多早晚回来，又代母妹问诸同伴姊妹好。一时换衣卸妆。宝玉命取酥酪来，丫鬟们回说：“李奶奶吃了。”宝玉才要说话，袭人便忙笑说道：“原来是留的这个，多谢费心。前儿我吃的时候好吃，吃过了好肚子疼，足闹的吐了才好。他吃了倒好，搁在这里倒白糟蹋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与前文应失手碎钟遥对，通部袭人皆是如此，一丝不错。】我只想风干栗子吃，你替我剥栗子，我去铺炕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必如此方是。】

宝玉听了信以为真，方把酥酪丢开，取栗子来，自向灯前检剥。一面见众人不在房中，乃笑问袭人道：“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若是见过女儿之后没有一段文字便不是宝玉，亦非《石头记》矣。】袭人道：“那是我两姨妹子。”宝玉听了，赞叹了两声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这一赞叹又是令人囫圇不解之语，只此便抵过一大篇文字。】袭人道：“叹什么？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只一“叹”字便引出“花解语”一回来。】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，想是说他那里配红的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补出宝玉素喜红色，这是激语。】宝玉笑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那样的不配穿红的，谁还敢穿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活宝玉。】我因为见他实在好的很，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谈妙意。】袭人冷笑道：“我一个人是

奴才命罢了，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？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答。宝玉并未说“奴才”二字，袭人连补“奴才”二字最是劲节，怨不得作此语。】宝玉听了，忙笑道：“你又多心了。我说往咱们家来，必定是奴才不成？【蒙双行夹批：勉强，如闻。】说亲戚就使不得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更勉强。蒙侧批：这样妙文，何处得来？非目见身行，岂能如此的确？】袭人道：“那也搬配不上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说得是。】宝玉便不肯再说，只是剥栗子。袭人笑道：“怎么不言语了？想是我才冒撞冲犯了你？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他们进来就是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总是故意激他。】宝玉笑道：“你说的话，怎么叫我答言呢。我不过是赞他好，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号！后文又曰“须眉浊物”之称，今古未有之一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妙称妙号。】倒生在这里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皆宝玉心中意中确实之念，非前勉强之词，所以谓今古未有之一人耳。听其囫囵不解之言，察其幽微感触之心，审其痴妄委婉之意，皆今古未见之人，亦是今古未见之文字。说不得贤，说不得愚，说不得不肖，说不得善，说不得恶，说不得光明正大，说不得混账恶赖，说不得聪明才俊，说不得庸俗平□，说不得好色好淫，说不得情痴情种，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，令他人徒加评论，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、何等心臆、何等骨肉。余阅此书，亦爱其文字耳，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终是何等人物。后观《情榜》评曰“宝玉情不情”，“黛玉情情”，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，亦属囫囵不解，妙甚！】袭人道：“他虽没这造化，倒也是娇生惯养的呢，我姨爹姨娘的宝贝。如今十七岁，各样的嫁妆都齐备了，明年就出嫁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所谓不入耳之言也。】

宝玉听了“出嫁”二字，不禁又嘻了两声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心思另是一样，余前评可见。】正是不自在，又听袭人叹道：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袭人亦叹，自有别论。】“只从我来这几年，姊妹们都不得在一处。如今我要回去

了，他们又都去了。”宝玉听这话内有文章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余亦如此。】不觉一惊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余亦吃惊。】忙丢下栗子，问道：“怎么，你如今要回去了？”袭人道：“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，教我再耐烦一年，明年他们上来，就赎我出去的呢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即余今日犹难为情，况当日之宝玉哉？】宝玉听了这话，越发怔了，因问：“为什么要赎你？”袭人道：“这话奇了！我又比不得是这里的家生子儿，一家子都在别处，独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怎么是个了局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说得极是。】宝玉道：“我不叫你去也难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是头一句驳，故用贵公子声口，无理。】袭人道：“从来没这道理。便是朝廷宫里，也有个定例，或几年一选，几年一入，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理，别说你了！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一驳，更有理。】

宝玉想一想，果然有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自然。】又道：“老太太不放你也难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第二层伏祖母溺爱，更无理。】袭人道：“为什么不放？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，或者感动了老太太、太太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宝玉并不提王夫人，袭人偏自补出，周密之至！】必不放我出去的，设或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，留下我，然或有之；其实我又不过是个平常的人，比我强的多而且多。自我从小儿来了，跟着老太太，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百忙中又补出湘云来，真是七穿八达，得空便入。】如今又服侍了你几年。如今我们家来赎，正是该叫去的，只怕连身价也不要，就开恩叫我去呢。要说为服侍的你好，不叫我去，断然没有的事。那服侍的好，是分内应当的，【庚辰侧批：这却是真心话。】不是什么奇功。我去了，仍旧有好的来了，不是没了我就不成事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再一驳，更精细更有理。】宝玉听了这些话，竟是有去的理，无留的理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自然。】心内越发急了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原当急。】因又道：“虽然如此说，我只一心留下你，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。多多给你母亲些银

子，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急心肠，故入于霸道。无理。】袭人道：“我妈自然不敢强。且漫说和他好说，又多给银子；就便不和他好说，一个钱也不给，安心要强留下我，他也不敢不依。但只是咱们家从没有干过这倚势仗贵霸道的事。这比不得别的东西，因为你喜欢，加十倍利弄了来给你，那卖的人不得吃亏，可以行得。如今无故平空留下我，于你又无益，反叫我们骨肉分离，这件事，老太太、太太断不肯行的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三驳，不独更有理，且又补出贾府自家慈善宽厚等事。】宝玉听了，思忖半晌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正是思忖只有去理实无留理。】乃说道：“依你说，你是去定了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自然。】袭人道：“去定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口气像极。】宝玉听了，自思道：“谁知这样一个人，这样薄情无义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余亦如此见疑。】乃叹道：“早知道都是要去的，【蒙双行夹批：“都是要去的”，妙！可谓触类旁通，活是宝玉。】【蒙侧批：上古至今及后世有情者同声一哭！】我就不该弄了来，临了剩了我一个孤鬼儿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可谓见首知尾，活是宝玉。】说着，便赌气上床睡去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又到无可奈何之时了。】

原来袭人在家，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补前文。】他就说至死也不回去的。又说：“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，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，若不叫你们卖，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。【庚辰侧批：孝女，义女。庚辰双行夹批：补出袭人幼时艰辛苦状，与前文之香菱、后文之晴雯大同小异，自是又副十二钗中之冠，故不得不补传之。】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可谓不幸中之幸。】吃穿和主子一样，又不朝打暮骂。况且如今爹虽没了，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，复了元气。若果然还艰难，把我赎出来，再多掏澄几个钱，也还罢了，【庚辰侧批：孝女，义女。】其实又不难了。这会子又赎我作什么？权当我死了，【庚辰侧批：可怜！】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！”【庚辰侧批：我也要笑。】【蒙侧批：同心同志更觉幸

福。】因此哭闹了一阵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以上补在家今日之事，与宝玉问哭一句针对。】

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执，自然必不出来的了。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，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，不过求一求，只怕身价银一并赏了这是有的事呢。

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又夹带出贾府平素施为来，与袭人口中针对。】二则，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，只有恩多威少的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伏下多少后文。】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侍的女孩子们，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，也不能那样尊重的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又伏下多少后文。现一句是传中陪客，此一句是传中本旨。】因此，他母子两个也就死心不赎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既如此何得袭人又作前语以愚宝玉？不知何意，且看后文。】次后忽然宝玉去了，他二个又是那般景况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一件闲事一句闲文皆无，警甚。】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，越发石头落了地，而且是意外之想，彼此放心，再无赎念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一段情结。】

如今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四字好！所谓“说不得好，又说不得不好”也。】其淘气憨顽自是出于众小儿之外，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只如此说更好。所谓“说不得聪明贤良，说不得痴呆愚昧”也。】近来仗着祖母溺爱，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，更觉放荡弛纵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四字妙评。】任性恣情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四字更好。亦不涉于恶，亦不涉于淫，亦不涉于娇，不过一味任性耳。】最不喜务正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这还是小儿同病。】每欲劝时，料不能听，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，故先用骗词，以探其情，以压其气，然后好下箴规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原来如此。】今见他默默睡去了，知其情有不忍，气已馁堕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不独解语，亦且有智。】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，只因怕为酥酪又生事故，亦如茜雪之茶等事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可谓贤而有智术之人。】是以假以栗子为由，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。于是命小丫

头子们将栗子拿去吃了，自己来推宝玉。只见宝玉泪痕满面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正是无可奈何之时。】【蒙侧批：不知何故，我亦掩涕。】袭人便笑道：

“这有什么伤心的，你果然留我，我自然不出去了。”宝玉见这话有文章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宝玉不愚。】便说道：“你倒说说，我还要怎么留你，我自己也难说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二人素常情意。】袭人笑道：“咱们素日好处，再不用说。但今日你安心留我，不在这上头。我另说出三件事来，你果然依了我，就是你真心留我了，刀搁在脖子上，我也是不出去的。”

宝玉忙笑道：“你说，那几件？我都依你。好姐姐，好亲姐姐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叠二语活见从纸上走一宝玉下来，如闻其呼、见其笑。】别说两三件，就是两三百件，我也依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“两三百”不成话，却是宝玉口中。】只求你们同看着我，守着我，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脂砚斋所谓“不知是何心思，始得口出此等不成话之至奇至妙之话”，诸公请如何解得，如何评论？所劝者正为此，偏于劝时一犯，妙甚！】——飞灰还不好，灰还有形有迹，还有知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厌“还有知识”，奇之不可甚言矣！余则谓人尚无知识者多多。】”“等我化成一股轻烟，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，你们也管不得我，我也顾不得你们了。那时凭我去，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是聪明，是愚昧，是小儿淘气？余皆不知，只觉悲感难言，奇瑰愈妙。】话未说完，急的袭人忙握他的嘴，说：“好好的，正为劝你这些，倒更说的狠了。”宝玉忙说道：“再不说这话了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只说今日一次。呵呵，玉兄，玉兄，你到底哄的那一个？】袭人道：“这是头一件要改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改了。再要说，你就拧嘴。还有什么？”

袭人道：“第二件，你真喜读书也罢，假喜也罢，【庚辰侧批：新鲜，真新鲜！】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，你别只管批驳诮谤，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所谓“开方便门”。】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宝

玉又诮谤读书人，恨此时不能一见如何诮谤。】也教老爷少生些气，【庚辰侧批：大家听听，可是个丫鬟说的话。】在人前也好说嘴。他心里想着，我家代代念书，只从有了你，不承望你不喜读书，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。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，凡读书上进的人，你就起个名字叫作‘禄蠹’；

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二字从古未见，新奇之至！难怨世人谓之可杀，余却最喜。】又说只除‘明明德’外无书，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，便另出己意，混编纂出来的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宝玉目中犹有“明明德”三字，心中犹有“圣人”二字，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语，宜乎人人谓之疯傻不肖。】这些话，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？不时打你。叫别人怎么想你？”宝玉笑道：“再不说了。那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，信口胡说，如今再不敢说了。

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又作是语，说不得不乖觉，然又是作者瞒人之处也。】还有什么？”

袭人道：“再不许毁僧谤道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一件，是妇女心意。】调脂弄粉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二件，若不如此，亦非宝玉。】还有更要紧的一件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忽又作此一语。】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此一句是闻所未闻之语，宜乎其父母严责也。】与那爱红的毛病儿。”宝玉道：“都改，都改。再有什么，快说。”袭人笑道：“再也没有了。只是百事检点些，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总包括尽矣。其所谓“花解语”者，大矣！不独冗冗为儿女之分也。】你若果都依了，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在这里长远了，不怕没八人轿你坐。”袭人冷笑道：“这我可希罕的。有那个福气，没有那个道理。纵坐了，也没甚趣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调侃不浅，然在袭人能作是语，实可爱可敬可服之至，所谓“花解语”也。】【庚辰眉批：“花解语”一段乃袭卿满心满意将玉兄为终身得靠，千妥万当，故有是。余阅至此，余为袭卿一叹。丁亥春。畸笏叟。】

二人正说著，只见秋纹走进来，说：“快三更了，该睡了。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，我答应睡了。”宝玉命取表来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照应前凤姐之前文。】看时，果然针已指到亥正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表则是表的写法，前形容自鸣钟则是自鸣钟，各尽其神妙。】方从新盥漱，宽衣安歇，不在话下。

至次日清晨，袭人起来，便觉身体发重，头疼目胀，四肢火热。先时还挣扎得住，次后捱不住，只要睡着，因而和衣躺在炕上。【庚辰侧批：过下引线。】宝玉忙回了贾母，传医诊视，说道：“不过偶感风寒，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。”开方去后，令人取药来煎好，刚服下去，命他盖上被渥汗，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为下文留地步。】

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，丫鬟们皆出去自便，满屋内静悄悄的。宝玉揭起绣线软帘，进入里间，只见黛玉睡在那里，忙走上来推他道：“好妹妹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才住了“好姐姐”，又闻“好妹妹”，大约宝玉一日之中一时之内，此六个字未曾暂离口角。妙！】才吃了饭，又睡觉。”将黛玉唤醒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若是别部书中写，此时之宝玉一进来，便生不轨之心，突萌苟且之念，更有许多贼形鬼状等丑态邪言矣。此却反推唤醒他，毫不在意，所谓说不得淫荡是也。】黛玉见是宝玉，因说道：“你且出去逛逛，我前儿闹了一夜，今儿还没有歇过来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补出娇怯态度。】浑身酸疼。”宝玉道：“酸疼事小，睡出来的病大。我替你解闷儿，混过困去就好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宝玉又知养身。】黛玉只合著眼，说道：“我不困，只略歇歇儿，你且别处去闹会子再来。”宝玉推他道：“我往那里去呢，见了别人就怪腻的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所谓只有一颦可对，亦属怪事。】

黛玉听了，嗤的一声笑道：“你既要在这里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，咱们说话儿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也歪著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就歪著。”宝玉道：

“没有枕头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缠绵秘密入微。】咱们在一个枕头上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更妙！渐逼渐近，所谓“意绵绵”也。】黛玉道：“放屁！【庚辰侧批：如闻。】外面不是枕头？拿一个来枕着。”宝玉出至外间，看了一眼，回来笑道：“那个我不要，也不知是那个脏婆子的。”黛玉听了，睁开眼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睁眼。】起身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起身。】笑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笑。】道：“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‘天魔星’！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语，妙之至！想见其态度。】请枕这一个。”说著，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，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，自己枕了，二人对面躺下。

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渍，便欠身凑近前来，以手抚之细看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想见其缠绵态度。】又道：“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极！补出素日。】宝玉侧身，一面躲，【庚辰侧批：对“推醒”看。】一面笑道：“不是刮的，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漉胭脂膏子，蹭上了一点儿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遥与后文平儿于怡红院晚妆时对照。】说著，便找手帕子要揩拭。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想见其情之脉脉，意之绵绵。】口内说道：“你又干这些事了。

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又是劝戒语。】干也罢了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一转，细极！这方是颦卿，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。】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。便是舅舅看不见，别人看见了，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补前文之未到，伏后文之线脉。】吹到舅舅耳朵里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。”

【庚辰双行夹批：“大家”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细腻之至！乃父责其子，纵加以笞楚，何能使大家不干净哉？今偏大家不干净，则知贾母如何管孙责子怒于众，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郁。难堪难禁，代忧代痛，一齐托出。】

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可知昨夜“情切切”之语亦属行云流水矣。】只闻得一股幽香，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，闻之令人醉魂酥骨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却像似淫极，然究竟不犯一些淫意。】宝玉一把便将黛

玉的袖子拉住，要瞧笼著何物。黛玉笑道：“冬寒十月，【庚辰侧批：口头语，指在春冷之时。】谁带什么香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香是从那里来的？”黛玉道：“连我也不知道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正是按谚云：“人在气中忘气，鱼在水中忘水。”余今续之曰：“美人忘容，花则忘香。”此则黛玉不知自骨肉中之香同。】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，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有理。】宝玉摇头道：“未必。这香的气味奇怪，不是那些香饼子、香球子、香袋子的香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自然。】黛玉冷笑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冷笑便是文章。】道：“难道我也有什么‘罗汉’‘真人’给我些香不成？便是得了奇香，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、朵儿、霜儿、雪儿替我炮制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活颦儿，一丝不错。】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！”

宝玉笑道：“凡我说一句，你就拉上这么些，不给你个利害，也不知道，从今儿可不饶你了。”说著翻身起来，将两只手呵了两口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活画。】便伸手向黛玉膈肢窝内两肋下乱挠。黛玉素性触痒不禁，宝玉两手伸来乱挠，便笑的喘不过气来，口里说：“宝玉！你再闹，我就恼了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如见如闻。】宝玉方住了手，笑问道：“你还说这些不说了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再不敢了。”一面理鬓笑道：“我有奇香，你有‘暖香’没有？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奇闻。】

宝玉见问，一时解不来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一时原难解，终逊黛卿一等，正在此等处。】因问：“什么‘暖香’？”黛玉点头叹笑道：“蠢才，蠢才！你有玉，人家就有金来配你；人家有‘冷香’，你就没有‘暖香’去配？”宝玉方听出来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是颦儿，活画。然这是阿颦一生心事，故每不禁自及之。】宝玉笑道：“方才求饶，如今更说狠了。”说著，又去伸手。黛玉忙笑道：“好哥哥，我可不敢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饶便饶你，只把袖子我闻一闻。”说著，便拉了袖子笼在面上，闻个不住。黛玉夺

了手道：“这可该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去，不能。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儿。”说着，复又倒下。黛玉也倒下，用手帕子盖上脸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画。】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先一总。】黛玉总不理。宝玉问他几岁上京，路上见何景致古迹，扬州有何遗迹故事，土俗民风。黛玉只不答。

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原来只为此故，不暇旁人嘲笑，所以放荡无忌处不特此一件耳。】便哄他道：“暖哟！【庚辰侧批：像个说故事的。】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，你可知道？”黛玉见他说的郑重，且又正言厉色，只当是真事，因问：“什么事？”宝玉见问，便忍着笑顺口诌道：【庚辰侧批：又哄我看书人。】“扬州有一座黛山，山上有个林子洞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这就扯谎，自来也没听见这山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山名洞名，颦儿已知之矣。】宝玉道：“天下山水多著呢，你那里知道这些不成。等我说完了，【庚辰侧批：不先了此句，可知此谎再诌不完的。】你再批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且说。”宝玉又诌道：“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。那一年腊月初七日，老耗子升座议事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耗子亦能升座且议事，自是耗子有赏罚有制度矣。何今之耗子犹穿壁啮物，其升座者置而不问哉？】因说：‘明日是腊八，世上人都熬腊八粥。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，【庚辰侧批：难道耗子也要腊八粥吃？一笑。】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方妙。’【庚辰双行夹批：议得是，这事宜乎为鼠矣。】乃拔令箭一枝，遣一能干小耗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原来能于此者便是小鼠。】前去打听。一时小耗回报：‘各处察访打听已毕，惟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。’【蒙双行夹批：庙里原来最多，妙妙！】老耗问：‘米有几样？果有几品？’小耗道：‘米豆成仓，不可胜记。果品有五种：一红枣，二栗子，三落花生，四菱角，五香芋。’老耗听了大喜，即时点耗前去。乃拔令箭问：‘谁去偷米？’一耗便接令去偷米。又拔令箭问：‘谁去偷豆？’又一耗接令去偷豆。然后一一的都各领

令去了。【庚辰侧批：玉兄也知琐碎，以抄近为妙。】只剩了香芋一种，因又拔令箭问：‘谁去偷香芋？’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【庚辰侧批：玉兄，玉兄，唐突颦儿了！】应道：‘我愿去偷香芋。’老耗和众耗见他这样，恐不谙练，且怯懦无力，都不准他去。小耗道：‘我虽年小身弱，却是法术无边，口齿伶俐，机谋深远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凡三句暗为黛玉作评，讽得妙！】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。’众耗忙问：‘如何比他们巧呢？’小耗道：‘我不学他们直偷。【庚辰侧批：不直偷，可畏可怕。】我只摇身一变，也变成个香芋，滚在香芋堆里，使人看不出，听不见，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，【庚辰侧批：可怕可畏。】渐渐的就搬运尽了。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？’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果然巧，而且最毒。直偷者可防，此法不能防矣。可惜这样才情这样学术却只一耗耳。】众耗听了，都道：‘妙却妙，只是不知怎么个变法？你先变个我们瞧瞧。’小耗听了，笑道：‘这个不难，等我变来。’说毕，摇身说‘变’，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。【庚辰侧批：奇文怪文。】众耗忙笑说：‘变错了，变错了。原说变果子的，如何变出小姐来？’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余亦说变错了。】小耗现形笑道：“我说你们没见世面，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，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。”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前有“试才题对额”，故紧接此一篇无稽乱话，前无则可，此无则不可，盖前系宝玉之懒为者，此系宝玉不得不为者。世人诽谤无碍，奖誉不必。】

黛玉听了，翻身爬起来，按著宝玉笑道：“我把你烂了嘴的！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。”说著，便拧的宝玉连连央告，说：“好妹妹，饶我罢，再不敢了！我因为闻你香，忽然想起这个典故来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饶骂了人，还说是典故呢。”【庚辰眉批：“玉生香”是要与“小恙梨香院”对看，愈觉生动活泼，且前以黛玉后以宝钗，特犯不犯，好看煞！丁亥春。笏叟。】

一语未了，只见宝钗走来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！】笑问：“谁说典故

呢？我也听听。”黛玉忙让坐，笑道：“你瞧瞧，有谁！他饶骂了人，还说是典故。”宝钗笑道：“原来是宝兄弟，怨不得他，他肚子里的典故原多。

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讽。】只是可惜一件，【庚辰双行夹批：妙转。】凡该用典故之时，他偏就忘了。【庚辰双行夹批：更妙！】有今日记得的，前儿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。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，别人冷的那样，你急的只出汗。

【庚辰双行夹批：与前“拭汗”二字针对，不知此书何妙之如此，有许多妙谈妙语、机讽诙谐，各得其时，各尽其理，前梨香院黛玉之讽则偏见，越此则正而趣，二人真是对手，两不相犯。】这会子偏又有记性了。”黛玉听了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到底是我的好姐姐，你一般也遇见对子了。可知一还一报，不爽不错的。”刚说到这里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嚷，吵闹起来。正是

【蒙回末总评：若知宝玉真性情者，当留心此回。其于袭人何等留连，其于画美人何等古怪。其遇茗烟事何等怜惜，其于黛玉何等保护。再袭人之痴忠，画人之惹事，茗烟之屈奉，黛玉之痴情，千态万状，笔力劲尖，有水到渠成之象，无微不至。真画出一个上乘智慧之人，入于魔而不悟，甘心堕落。且影出诸魔之神通，亦非冷冷，有势不能登彼岸。凡我众生掩卷自思，或于身心少有补益。小子妄谈，诸公莫怪。】

【梦：正是：戏谑主人调笑仆，相合姊妹合欢亲。】